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十四.

這兩天的變化，把我的心境帶到另一個天地，我已經從痛苦的深淵裡解脫出來。是什麼力量呢？上帝嗎？顯然不是。是與尼奧的一席之談嗎？也太無稽。愛情？根本沒有影子，絕不可能因為凱洛琳要和我談天，才改變了我的心態的。不管是什麼原因，我解脫了，這是事實。我反覆思考尼奧所說的話，也一再重新估算自己的情況。最起碼，我個人的低潮時期已經渡過了。至少，如若我再見到艾洛伊莎，我可以挺起胸膛，對她說：「或許我曾有過一時的迷惑，但追求人生真理，確是我永不改變的方向！」

尼奧的觀念雖然加入了一些東方思想的皮毛，實際上卻未脫離西方宗教的範疇。這種修行，說穿了只不過是另一批對現況不滿，而有心追求宗教理念的人，重起爐灶，把已知的宗教加以融匯罷了。難道宗教就是人生真理嗎？真理一定脫離不了宗教的形式？

如果他們所追求的也算是一種宗教的話，那麼，有一個決定性的重要因素，我覺得他們有意無意的忽略了，那就是「戒律」。像這樣的組織，如果沒有一定的約束力量，到最後不是土崩瓦解，就是在生存的壓力下，外圍的弟子做出了違法犯紀的勾當來。

對我個人而言，自沒有參加的理由。但是我對凱洛琳的好感日益增加，反正我已經到了今天這個地步，對個人的前途未來，早已不抱任何希望。但如果在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，仍能對他人有所貢獻，也算不虛此生。既然凱洛琳可能會參加，我當然可以加入。至少，我可以保護她，說不定她會愛上我，誰知道呢？

凱洛琳想找我談，相信一定是在我與尼奧談完了之後，她有了新的瞭解，想與我共同研究。我一再分析，大概不出下列三點：

- 一、她對這個組織很有信心：設法說服我加入，或認為我對他們不利，勸我退出。
- 二、她對這個組織沒有信心：想告訴我一些隱情，徵求我的意見。或者是想離開他們，但目前有困難，向我求援。
- 三、只是想跟我聊天，交個朋友。

人生最奇妙的一點，是當自己有了明確的目標及方向後，能專心思考，此時所有的痛苦煩惱都消失無蹤。一年來，這是第一個夜晚，我得以安穩地入眠。早上醒來，精神抖擻，笑容滿面。餐館的同事察覺了我的改變，每個人都來恭賀我、祝福我。我只好告訴他們，中午要請人吃飯，是位女士。

「啊！原來如此！交了女朋友了！好極了！今天中午你休息，這餐飯我請客！」店東慷慨地說。

消息傳得很快，不多時，老馬來了，沙市所有熟識的中國朋友都來了。大家裝得若無其事，只是心照不宣，各佔一角，虎視眈眈。

同事們有的借我衣服、領帶，有的勸我理髮、噴香水。老天，朋友關心是好事，我能告訴他們今天來的是個女嬉皮嗎？不嚇死他們才怪。如果我得換上新裝，才能打動芳心，那麼，昨天怎會有人接受我的邀請呢？

整個餐館內如臨大敵，很像家中一個白痴兒子，準備相親一般。我覺得很好笑，但卻不想說破。相處了半年，平日生活實在枯燥無味，難得大家有個機會輕鬆一下。

下午一點多，凱洛琳姍姍地在門口出現。她絲毫未察覺到已成為眾目的焦點，泰然自若地和我坐了下來。我發覺氣氛有點不對勁，這時客人不多，那些朋友都不約而同地佔據了靠牆的位置。中央空空洞洞的，只有我們倆，好像特意安排似的。

我怕她多心，一見到她就開口扯個不停。她始終微笑地聽著，很少說話。

侍者過來點菜，她點了條魚，我推薦這裡的叉燒肉，她說：「我不吃紅肉。」

「怕胖？」她笑笑，沒理我。她總是那身衣服，總是那種神態。沒有第三者的干擾，這時我才有機會仔細地飽覽她的秀色。

她不是那種吸引人的亮麗型，但很自然，很甜美，充滿青春的氣息。平直的眉毛，下面懸著兩顆青灰色的眼珠，鼻子很俏。只是嘴唇太薄，笑的時候，嘴角上翹，那道弧線承載著輕揚的眉目，非常優美。一旦笑容消失了，整個臉就崩塌下來，顯得心事重重，彷彿不斷向下沉陷的冰山。

「你不點菜？」她突然打斷了我的幻思。

「哦！我吃過了。」

「再吃一點。」她笑容裡帶著挑釁。

我毫不示弱，代她說：「我怕胖。」

菜上來了，她靜靜地吃著，我便坦白告訴她，我所預測的三個有關她今天來的目的。我的英語並不好，但相信還能達意，說完了，她放下叉子，反問我：「你認為呢？」

「我衷心希望是第三條，不幸的是，我沒有理由說服自己。所以，根據事實，我只好選擇了第二條。」

她又笑了：「那我還有什麼好說的？」

「為了同情我，告訴我是第三條。」我也笑著說。

她沒有理會，只是拿起叉子，從碗中挑了兩根魚刺，放在桌上。我連忙用手也抓了一根大魚刺，放在桌上與她的兩根排成三根。她見了，笑得忍不住把口捂了起來。

「老實說，我不認為尼奧可以教我們任何真理。因為不論賢愚，世人沒有不希望知道真理的。如果他已經得到了，就不必這樣辛辛苦苦地去追求。如果還沒有得到，我更不相信到處找一些人，用這種方法，就可以獲得。」我把我的想法說出。

她點點頭，頗有同感，停了一下，問我說：「你呢？」

「我已經決定了。」我學著她的語氣，那種英語式的巴西話。

「決定怎樣？」

「決定加入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為了妳！」她驚訝時，灰色的眸子睜得很大。在她眼珠的反光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縮小的影子：「中國古代有很多追求人生真理的哲人，他們歸納出一個結論，就是求道者必須具備『錢、閑、侶、緣』四個條件，沒有錢，無法生存；沒有閑，就沒有時間追求；沒有侶，則很可能在修道的過程中，發生什麼意外的狀況，在最後關頭，功虧一簣。」

「我以往沒有考慮這些，一來是不可能，二來是自信心太強。現在，至少有了個機會，說不定我能找到一個伴侶，而且是個美麗的伴侶，這些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緣。」

她沒有回答，眉目間又顯露出重重的憂色。不知為了什麼，我總覺得她有股神秘氣息。在遙遠的過去，一定有著深痛的經歷，以致堤防高築，嚴密的自衛。

店裡眼睛太多，就是想刺探她的心事，在這裡也實在不容深談。我便邀她去吃冰淇淋，她眼神中又透出了懷疑，我說：「放心，這點小惠還不致於能賄賂妳！」

在九月七日大道上，有間雅緻的西餐廳。前院是露天客座，有幾株百年大樹，枝葉繁茂有如翠綠的巨傘，把烈日隔在梢頭，只讓濃蔭和習習的涼風伴著我們。

「妳對他們總有些認識吧？能不能提供我參考一下？」我說。

「我覺得東尼人很聰明，但沒有深度，他追求的是自我的解脫。尼奧很固執，不容別人有相反的意見。甘格生性淡泊，談不上有什麼理想。最可憐的是秀子，她是個女人，而一個女人沒有自己的家，甚至連個人的私物都沒有。她表面上不說，心中卻很痛苦。」

「他們實行的是共產？」

「差不多，問題就在這個制度不符合人性。為了有人抽煙，有人不抽，雙方就爭執不休。」

「看來妳已經把他們看透了。」

「我決定回里約去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我大吃一驚：「妳不是……啊！妳早決定了。」

「是的，我只是不願使他們太難堪。」

「什麼時候走呢？」

「至少先要待一陣子，再找機會。」說這話時，她抬頭望了我一眼。看來，我還可以與她相處一陣子。說不定，她會改變主意。

「妳有路費嗎？」

「我便車搭慣了，我們經常有朋友來來去去的。」

「為什麼一定要去里約呢？」

「我的護照快到期了，再說，我在里約銀行中還有些錢，打算到智利旅行。」

「妳旅行的目的是什麼？」

她凝望著我，過了一會兒，嘆口氣，用充滿憐憫的語調說：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可是我不相信人生有真理，也不認為你會找到。」

「那妳不相信有永恆，更不相信永恆的愛了。」

「你說吧！什麼是永恆？」

我只是順口說說，不料她一語中的，我能說什麼呢？連自己都還沒有找到！她略帶嘲諷的瞪著我，灰色的眸子，灰色的人生觀，似乎都在向我挑戰。我不能說我不知道，尤其是在這個節骨眼上：「事物在變，人也在變，但是過去發生的事情，在記憶中永遠不會改變。」

「你能保證未來的你，對記憶的觀感也不會變嗎？」她無情的打了我一棒子。

我默然了，可憐的人啊！誰能保證什麼呢？不要說未來吧，就是幾天前，當我想到艾洛伊莎時，那種撻心的悲痛與悔恨，就曾讓我斷言今生幸福不再。

我苦苦追求的信念，難道被她這麼一語就否定了？我知道她錯了，可是搜遍枯腸，卻找不出反駁的理由。